

洪家大屋的寒意

赵焰

我曾在《晚清有个曾国藩》一书中写到过祁门的洪家大屋，却一直没有来过，更没有想到它竟然位居县城的中心。从歇脚的祁红大酒店沿着阊江边上没走几步，拐进一个巷道，就见到洪家大屋了。跨过门槛，有一股阴寒之气扑面而来，我不由自主地干咳好几声。从外表来说，这座老屋跟徽州其他老房子没有明显不同，它建于清代中期，原为一洪姓大茶商的私宅，坐北朝南，由承恩堂、养心斋、承泽堂、思补斋四部分组成，房房相连，屋屋相通，也难怪当年曾国藩将湘军的中军大帐设于此。

1860年7月3日，滂沱大雨中，曾国藩带领着湘军的部分人马从宿松拔营开往皖南。28日，曾国藩到达安徽最南端的祁门县城。祁门县城不大，遛着马，一会就能把县城跑个圈。曾国藩在县城巡察一番后，决定将中军大营设在县城敦仁里弄堂的洪家大屋，并特地撰写了一副楹联：

虽贤哲难免过差，愿诸君说论忠言，常攻吾短；

凡堂属略同师弟，使僚友行修名立，方尽我心。

曾国藩一直有一个习惯，每到一个新的地方落脚，都会亲自撰写楹联。通过楹联，往往能一管而窥那一段时间曾国藩在想些什么，也努力在避免什么。从这一幅对联可以看出，入祁门的曾国藩的心情不错，对于外界的攻击，并不十分在意，要求自己以此为鉴，修心正念。

曾国藩将湘军总部放至祁门，主要是在安庆包围战之外，开辟第二战场，同时切断太平军京城金陵跟江西之间的粮道。除此之外，徽州是个富庶之地，无论是湘军也好，太平军也好，都对之垂涎三尺。太平军腹背受敌后，也将多支主力部队派到徽州，与湘军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攻防。这样，一直以来富庶宁静的皖南，在此期间成为双方厮杀的战场。

曾国藩选择洪家大屋作为中军营帐，也可能还有另外一层隐形意思——我就是要跟姓洪的硬扛，就要在你们洪家人的屋里动刀枪。如此方式，是跟曾国藩性格吻合的，这个湖南娄底人在很多时候执拗得几近偏执和迷信。在祁门的那段时间里，曾国藩主要是部署防务，查视营垒，巡视岭防，督战数百里外的徽州府战役。到了晚上，曾国藩常常一个人在堂前端坐，凝神屏息，让白天的喧嚣和烦躁如尘埃般慢慢落下。

曾国藩喜欢在这样的静谧中，汲取神秘力量，积攒信心和勇气。有时候，在公文处理的闲暇，曾国藩会认认真真地给同僚、友人和家人写信。当曾

国藩提笔写家信的时候，他就不再是一个大臣，不是一个魔王，而是一个父亲，一个兄长，一个朋友。曾国藩家信对象最多的，就是自己的几个兄弟，还有自己的儿子曾纪泽和曾纪鸿。

刚入祁门的这一个严寒冬天，差一点成为曾国藩的噩梦。有一天，探马来报，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部由羊栈岭进山，攻克黟县，距洪家大屋仅有六十里。此时的祁门已是一座空城，除了中军一些护卫亲兵之外，湘军已全部派出，想调集回援已不可能。曾国藩脸色阴沉，猫在阴冷的洪家大屋里，慌乱如冰棱上的蚂蚁一样。曾国藩甚至将自己的遗嘱都写好，连夜派人送往湖南老家。到了天亮时分，探马来报，湘军鲍超部和张运兰部昼夜行军，赶到祁门附近，全力抵挡李秀成部的进攻。由于李秀成并不知道曾国藩在洪家大屋，部队退出了羊栈岭，绕道进入了浙江。曾国藩听到报告后，长吁一口气，算是捡回了一条命。

那段时间里，曾国藩就像一头巨蟒般阴郁地盘踞在洪家大屋里，寂静无声地窥视着外部的战局。曾国藩的身体一直不太好，以现在医学的说法，有着严重高血压糖尿病，也患有严重的皮肤病——每天睡觉起来，床上总要落下一层皮屑。有人说曾国藩是巨蟒投胎，睡觉时落下来的是蛇鳞皮，哪是这样呢，分明是压力巨大，内分泌失调，免疫力下降患上的牛皮癣。这个冷静如铁的湖南人可以说是中国儒家文化最后一座高峰，是传统士大夫“内圣外王”的典范。“内圣外王”靠什么？靠“克己复礼”。可是这一个情怀，越接近后期，越千疮百孔，越信心不足。人在其中，万事艰难，难有突破，实在是太苦，也是太不容易了。

在《晚清有个曾国藩》一书中，我不是写曾国藩如何成功，而是写曾国藩的不易，在巨大压力下的坚守，以及内心中的悲苦。太平天国起事之时，曾国藩在朝中志得意满，官居二品，学问口碑誉满京城。而太平军的领袖洪秀全呢，只是一个乡下屡试不第的读书人，受西方宗教的启示，不满世界的不平等，要扫除人间妖孽，建立心目中的理想社会。曾国藩以钦差大臣的身份主动挺身而出，是觉得太平军无传统、无文化、无道德、无规章、无祖宗，必须与之死磕。双方目眦尽裂，大打出手，都以为自己是正宗，代表正义，要驱魔逐邪。这场战争打了十多年，死人无数，让千疮百孔的古老帝国雪上加霜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目标正义，程序也必须正义，否则理想会杀人，道德同样也会杀人。

出洪家大屋后向右一拐，就是清澈恬静的阊江了。阳光灿烂，空气新鲜，碧空如洗，很多当地人坐在路边的小凳子上懒洋洋地晒着太阳，有的还不紧不慢地呷着茶。阊江不倦南流，也带走了诸多历史记忆。我突然想，危难之时，人如草芥，只有太平之时，方可感受到生活的美好。人生一世，若能平稳度过，远离兵燹、灾疫和困苦，远离激情四溢的“乌托邦”，就是最大的智慧和幸运了吧？



霞光 张健 摄

滑梯上的自由灵魂

肖遥

至今，我妈提及我第一天进幼儿园还哭笑不得：她抱着我走进叽叽喳喳的班级，本来还有说有笑的我，刚刚被放在地上，就像一只忽然被投进一锅沸水的青蛙，噗通一声跳起来，又窜回妈妈的怀里，死死扯着她的衣领不放手，一个高个阿姨走过来接住我，我一只手拽着我妈的衣领子，一只手不知怎么的，被挂在阿姨脖子上，我就像一个怎么给也给不出去的包裹，被塞了几个回合，终于塞进了阿姨怀里。一个生命的前三年都在黄土高坡上任性狂飙的小孩，忽然被关进幼儿园，就像一头惊恐的，气急败坏的小兽，人生就只剩下一个目标：等我妈再次出现。剩下的时间，我绞尽脑汁给自己加戏，我想象着自己趁老师背过身，箭一般冲出院子，冲下坡，沿着去小学的路，跑到菜市场，穿过球场，就到了我妈所在的图书馆……从我坐的地方到门口，我规划了无数条逃跑路线。

这个画面在我脑海里循环播放，我没有采取行动，是因为我旁边的小朋友蔡奇拉了拉我衣襟，说“别哭了，一会儿妈妈就来接你了，如果你妈没来，我让我妈把你接出去！”我一听见“妈妈”两个字，又忍不住要哭。蔡奇赶紧把手里的一个扣子塞到我手里，我攥着这个扣子停止了饮泣。从此，他会把手里拿的任何东西，一把爆米花、一块糖，都分给我一半。排队的时候，他会拉上我，跑圈的时候，他也停下等我。

幼儿园小朋友，最开心的事就是妈妈的脸出现在幼儿园门口。当蔡奇叫了一声妈妈，从座位上弹簧样跳起来，扑向他妈妈的时候，我也跟上去，蔡奇抱住他妈妈的一条腿，我抱住另一条。我吃惊地发现，看上去蔡奇像个小大人，是我们几个的主心骨，可他见了他妈，

一秒回到小宝宝状态，表情甜腻得像一块正在融化的糖。接下来，我被阿姨像拎小鸡样拎回座位，继续我的灵魂出窍和望眼欲穿。第二天，我又把小燕妈妈当成了我妈扑上去，因为她们都穿着格子衣服。

幼儿园广场中央有个滑梯，但不知为何很少让孩子们去玩。我只见过一次，一个班跑圈结束，绕着滑梯走回教室，几个小孩鬼使神差地爬上滑梯，其它小孩都像被蜜钱吸引过去的蚂蚁，顿时滑梯上沾满了孩子，那个班的老师手忙脚乱按下葫芦浮起瓢，孩子们一窝蜂扑向滑梯，老师索性扎着手站在下面哈哈笑。但这种好事从来不曾发生在我们班级。也有家长为了安慰哭泣的孩子，把他放在滑梯上滑下来……看着那个孩子破涕为笑，我也憧憬着我妈来接我时也上去玩一下，可一等到我妈出现，我就忘了滑梯，要多快有多快冲出幼儿园。

我终于玩上了滑梯，是那天我姐和她的几个小学同学来接我，一帮大孩子欢乐地簇拥着小小的我走向滑梯，他们扶着我爬上去，站在滑梯上面的我，就像站在一个高楼的顶上，能感受到幼儿园所有孩子的目光都投向我，那是我人生第一次高光时刻。那一刻，渺小的、胆怯的、瑟缩的我，忽然变成了世界的中心，我羞涩又傲娇，惊惧又激动。我听见姐姐和她的同学们在滑梯下面喊我，“不怕，来，我们接住你！”这是我听过最悦耳动听的声音。

此后多年，我经常会梦到这一刻：我从高高的滑梯上滑下来，听见我们班的小朋友，都站起来欢呼——蔡奇、小燕他们都举起双手冲我挥动，我站在滑梯上冲他们大喊“我会来救你们的！”此刻，滑梯仿佛是一个诺亚方舟，承载着所有被困的小小灵魂奔赴自由和远方。

